

[文章编号]1004—5856(2026)04—0107—04

# 华侨华人绘本中的“家宅”意象与乡愁想象

黄小敏

(黎明职业大学 福建 泉州 362000)

[摘要]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华侨华人绘本中所塑造的“家宅”意象超越了物质意义上的容器功能,被赋予了深刻的人性价值。这些绘本通过对“家宅”的想象与描绘,不仅反映出创作者对中国形象的认知与情感投射,也呈现了他们对家宅空间的体验与认同过程。加斯东·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从现象学与象征意义出发,于家宅、抽屉和角落等意象中建构出一种栖居的诗学,致力于探索空间的人性价值。文章借助巴什拉的理论框架,旨在解析华侨华人绘本中“家宅”意象的图文表现,阐释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与情感内涵,并进一步探讨图文关系中家宅空间的想象功能与记忆维系价值,从而揭示华侨华人群体独特的家宅观念与乡愁体验。

[关键词]乡愁叙事;华侨华人绘本;家宅意象;《空间的诗学》;《爸爸造的房子》;《西洋菜》

[中图分类号]J205 [文献标识码]A doi: 10.3969/j.issn.1004-5856.2026.04.023

“家文化”是传统文化中最主要的部分,对中国人有着特殊的意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观念与政治、社会结构有重要联系。<sup>[1]</sup>乡愁,作为深植于华侨华人内心的文化记忆,也是国际移民群体所共有的情感体验。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华侨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爱国、爱乡、爱自己的家人。这就是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人的精神、中国心。”<sup>[2]</sup>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十年间,海外华侨华人与祖(籍)国的联系日益紧密,文化认同与民族归属感不断增强。在此背景下,我国陆续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如“华侨华人爱国故事”青年绘本创作与展览活动。这些作品以“我身边的华侨故事”为主线,刻画了海外侨亲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塑造出了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虽然视角各异、绘画媒介多样,但基于绘本语言的文本叙事、图像空间的构建等存在身份表述的脱节与陌生感,成果多以客观的人物传记为主,图文叙事形式相对单一,以及相较于文学、电影等领域对“家宅”意象较为丰富的探讨,华侨华人绘本在这一方向的理论研究尚显薄弱,已有成果虽具有一定启发性,但尚未系统

深入的问题。

因此,本文通过《爸爸造的房子》《西洋菜》等具有代表性的华侨华人绘本,聚焦其中“家宅”意象的类型与文化内涵,深入探讨该意象在绘本叙事中的构建与表现方式。在这些作品中,“家宅”不仅是图像与文字共同讲述的核心,也是人物情感的凝聚与表达之所。“寻根”主题通过多样化的家宅意象不断被诉说、追问与反思,反映出深层的文化归属与身份认同动力。本文旨在深化对华侨华人精神世界的理解,并为相关文化创作与理论建构提供参考。

## 一、离散与寻根——半游牧生活

当今约有6000万海外华侨华人,东南亚地区仍是其最集中的区域。近代以前,移民到海外的华人很少,此后伴随全球经贸与人口流动变化,中国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潮。由于传统的对外通商口岸集中于福建和广东省,<sup>[3]</sup>(P2-8)因此其成为侨民输出的主要区域。

国内外华侨华人绘本“家宅”意象的研究,我们看到了生命对家的寻找。受19世纪中期加利福尼亚淘金热的影响,大量广东人移民美

[基金项目]2024年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编号:FJ2024C142;2024年福建省教育厅“工业设计及数智制造福建省高等学校应用技术工程中心”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黄小敏(1991—),女,福建泉州人,讲师,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动漫理论与实践研究。

国。淘金热退去后,大量华人劳工被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雇佣,加入到美国州际铁路的建设中。于是,“寻家”成为20世纪初海外华人内心最柔软却也最执着的情绪。他们在时代洪流中如浮萍漂泊,又因现实所限难以归乡,故园成梦。通过对华侨华人绘本的研究,我们可以体察到这一群体无从安放的归属感、深刻的失落感以及常年处于半游牧状态下的生存现实。这种历史遗憾与情感缺失,使得他们对“家”与“国”的理解尤为复杂和深厚,这种情感也充分体现在了绘本画面图像和文本的书写中。例如澳大利亚华裔画家陈志勇创作的《抵岸》中,男主角虽西装革履、头戴圆礼帽,面容却具有华人特征,与创作者本人形象颇为相似。该绘本以移民为主题,借助诸如猫头鹰造型的城市聚落等超现实意象,隐喻离散族群的身份迷茫与认同追寻,体现出深层的“寻根”意识。

正如历史学家王赓武在《心安即是家》中提到“我们总是被问起,我们认为自己的家在哪里。由于我们永远无法确定,往往回答说,家就是我们所在的地方,也是所有我们感觉像在家里的地方。”<sup>[4] (P256)</sup>这句话深刻捕捉到华侨华人在身份认同上的流动性与多重性。

因此,对华侨华人绘本“家宅”意象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丰富我们对生命、世界和宇宙的认知,也在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同时,回应国际学界对中国家宅文化的关注,其具有重要的文化传播价值。系统梳理该类绘本中“家宅”意象的类型,总结其文化内涵与对理想家园的追求特点,可唤起海外华侨华人对现代生活方式的反思,并推动其家园意识的回归与重建。

## 二、抵抗与存储——家宅的记忆政治学

### (一) “生存在过厅里”的意象:安全的庇护所

美籍华裔绘本作家杨志成在其《爸爸造的房子》中,以童年回忆重构了战争时期的家宅空间。对于该作品,可借助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的“空间诗学”理论视角加以解读。巴什拉强调,家宅是记忆与想象的存储之所,是抵御外部混乱的“最初宇宙”。书中父亲杨宽麟所设计的住宅,在战乱背景下不仅为家人提供了保护,还收容了三个逃难家庭,体现出家宅作为伦理共同体的扩展性意义。

这栋房子设有庭院、琴房、阅览室、游泳池,还有父亲亲手制作的跷跷板。而在墙外,则是正处于战火中的现实图景。作者通过儿童的视角,将这一私人空间转化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大家”,拓展了传统家宅的边界。

特别具有象征意义的是“过厅”这一空间。

每日晚饭后,5个孩子围坐于此聆听父亲讲述古今中外的故事,作为“家里最安全的地方”,在抵御外部力量的同时,存储了一家人的共同记忆。这一场景不仅体现了家宅的物理防护功能,更赋予其情感存储与记忆传承的精神意义。绘本中写道“我知道,在爸爸造房子里,在厚厚的四壁中,我们会安然无恙。”<sup>[5] (P42)</sup>在这里,爸爸造的房子会变身成玩捉迷藏的地方和防空避难所,这是创作者对“家”最深刻的体验,我们可以在战火中自救,因为这是永不屈服的家宅留给我们的启示:<sup>[6]</sup>大家团结一气,共同取暖,这是一个“大家”,打破国界对“家宅”无差异的理解,也印证了彼此对家最朴实无华的定义——居所无论在物理还是心理空间都是我们情感中最强硬的外壳,房子和人相互成就,超越国界共同抵抗战争的残酷,在彼此内心铸造一个安全空间,聊以慰藉在战火中奋斗的勇士,使他们不惮于前行。

在图像叙事方面,杨志成采用拼贴手法融入了精美的纹理材料和家庭照片,这些照片与手绘的肖像、建筑图等交织在一起,媒介的混杂性本身即是一种记忆的“再存储”实践。作者通过这种艺术表达,不仅向父亲的创造力致敬,也通过家宅隐喻了家宅作为“风暴眼”的象征意义——在外部动荡中构筑起内在的秩序与安定。

### (二) 宇宙观的映射与经验的存储之所

尚婕创作的绘本《李奶奶的守候》,通过一座始建于1924年的“番仔”楼——刘胜裕总行,展现了家宅作为记忆场域与幻想空间的深层意蕴。该建筑不仅见证了刘氏家族的奋斗历史,也承载了女主人李佰佳与刘瑞昌的美丽爱情故事,呈现出家宅作为时间容器与情感载体的文化功能。绘本中以黄褐色为基调,通过复古配色强化了刘胜裕总行的历史质感。画面中呈现的大堂中的结婚照、卧室梳妆台前一家人准备外出的温馨时刻、为祖国建设捐出“刘胜裕总行”的慷慨之举,以及老年重返故地时一尘不染的老屋等多组场景,这些图像不仅再现了物理空间,更通过视觉叙事激活了“身体记忆”,唤起读者对“家”的深层感知。

从巴什拉的视角来看,家宅是一种强大的融合力量,把人的思想、回忆和梦融合在一起。刘胜裕总行对李奶奶而言,超越了物理意义上的居所,是一个充满梦想与幻想的空间。即使物是人非,家宅依然保存着“最后的价值”,即对美好瞬间的幻想与追忆的价值。它赋予居者以情感的安稳与意识的依托,成为一种对抗遗忘的精神装置。

这座家宅不仅映射了特定家族的宇宙观,也成为华侨华人共同历史经验的存储之所。它体现出“家宅”在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建构中

的政治学意义,提示我们要重新思考“家”的空间性与时间性如何在图像叙事中得以延续和重构。

### 三、断裂与重构——家宅的不稳定性与心理投射

#### (一) 飘零的家宅——船与移动的隐喻

当我们的天空连成一片,家宅就有了屋顶。<sup>[7] (P115)</sup>这一诗性表述隐喻了家宅并非静止的实体,而是一种心理空间的建构。对于被迫下南洋的华侨而言,当家宅遭受战乱或动荡的破坏时,物理空间的丧失会使其内心对“家”的价值认知不断强化。在漂泊的航船上,人们切身感受到“家”作为一种稳定性和归属感的极度稀缺与珍贵。

因此,在众多华侨华人绘本中,不断出现航海主题的图像叙事。船作为一种移动的、临时的、不稳定的居所,成为“家宅”在离散语境下的重要隐喻。例如《下南洋——南下之帆》中绘有无数的船只集结于海上,犹如一个流动的群落,既象征着离别与风险,也承载着希望与归家的向往。这些画面不仅再现了历史中的航海现实,更从精神层面揭示出华侨“舍家远洋而不舍家园”的复杂心境。“福船”这一意象,超越其交通工具属性,成为一代人集体记忆的载体,是一条联通故土与异乡的“归家路”。

#### (二) 命名的政治: 侨捐建筑与归属感的建构

在福建等侨乡,众多由华侨捐资兴建的学校、体育馆、医院等建筑物,往往以其姓名、父辈之名或祖村名命名,如卢秀萍的《情归故里——李国箴》中,菲律宾华侨李国箴捐资兴建李回咤体育馆,以纪念其父亲李回咤;柯燕莎的《孙炳炎传》中多次出现以“乐安”命名的侨建学校,陈嘉庚是孙炳炎重要的精神导师,作为陈嘉庚创办的乐安学校的首届学生,其深受诚毅校训影响,并继承先志,将安乐学校扩展到幼稚园、小学及中学。绘本分镜中出现了孙厝的“乐安学校”和具有现代化造型的“乐安中学”,学校的造型随时代呈现了新变化,作为孩子的第二个“家”,寄托着给予快乐安康的美好愿望,也承载着两代华侨的爱国爱乡情怀;战若彤的《石狮之子——蔡友玉》中,讲述的是情系桑梓慷慨捐资,心怀故里赤子情怀的蔡友玉捐建宽仁小学,这里的宽仁还是沿用石狮的宽仁村名,是蔡友玉投身家乡公益事业的起点,也是身在他乡心系故乡的承载物,画面用中国水墨的表现形式,勾勒再现了当年的故事,配色复古而清丽。这些命名行为远非简单的纪念,更可视作为一种通过物理空间重构来实现文化身份的情感实践。

房子本身是一种实体建筑景观,其名称则

构成了另一种“景观”,而侨捐建筑物的命名作为一种重要的传播景观,其实质是一种“意象”。<sup>[8]</sup>命名的行为,既是对个人或家族历史的再书写,也是对集体记忆的制度化存储。它们不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房屋,而是通过命名的象征实践,被赋予故事、历史与情感,成为“可被记忆的家宅”,为华侨及其后代提供一个稳定而连续的文化身份参照系。

### 四、想象与治愈: 家宅的乌托邦建构

#### (一) 角落的小宇宙: 私密空间的幸福生产

连环画《感恩社会、回报家乡》中有一段文本:施金城先生常常在海边遥望祖国,但由于当时国内外形势,始终不能如愿回国。对应的画面表现位于画面右边三分之一处,角色惆怅神情、背影孤寂,眼前与身后的大面积留白形成强烈对比。画面中角色眼前三分之一的留白隐喻暂时到达不了祖国的愁思,而背后的空间则暗示现实生活的延展与疏离。这种构图不仅强化了角色的情感状态,也赋予“角落”以深刻的叙事功能——它是一个承载梦想与乡愁的临界空间。故事结尾,画面一转,年迈的施金城终于立于故乡校园的人群中央。通过前后画面的视觉对比,角落的意义被进一步凸显,它既是离散者情感暂驻的私密场所,也是乌托邦想象生成的起点。大海成为联结与阻隔的双重象征,而角落则成为诉说“乡愁”、凝视远方祖国的心理位置。

#### (二) 家宅的想象性缩影与跨代对话

美籍华裔陈郁如、陈振盼共同创作的绘本《西洋菜》,通过一个看似简单的采集野菜事件,深刻呈现了家宅作为记忆载体与文化认同媒介的功能。故事中,小女孩一家开车行驶在公路上,偶遇路边水沟的西洋菜,父母兴奋地拿着旧报纸和生锈的剪刀采摘西洋菜,而小女孩对该行为却感到困惑和羞愧,这一情感冲突则是两代人不同文化语境与历史经验的外化。

绘本的图像叙事巧妙地实现了时空的跨越,借助装订线作为视觉中介,画面从美国俄亥俄州的玉米地过渡到中国四川的竹林与村落,色调也由明亮彩色转为怀旧的昏黄。这一转场不仅标识出地理的跨越,更标志着记忆的苏醒与认同的接续。西洋菜在此已超越其植物属性,成为“家宅”的象征性缩影——它关联着母亲在大饥荒年代中的生存记忆与失去亲人的创伤,是苦难历史中的生命线,也是乡愁的物质化身。

通过母亲故事的讲述,西洋菜从被拒斥的“他者”转变为家族记忆的入口,小女孩完成了从排斥到接纳、从误解到共情的心理转变。食物成为跨代对话的媒介,而品尝行为则成为一

种仪式性的认同实践——吃下西洋菜,即意味着继承一段历史、接纳一个故事和认同一个“家”。

绘本护封设计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主题,通过书脊图像实现两代人经验的视觉衔接,暗示了家宅记忆在代际间的传递与重构。该书不仅是一个关于文化冲突与和解的故事,更是一次关于记忆、创伤与治愈的微妙探索。它揭示出“家宅”并非总是完满的象征,而正是那些缺憾与裂痕,为理解与沟通提供了空间。藉由食物、故事与图像的共同作用,家宅在想象中被重建为一个可供依偎的乌托邦,即便物理上无法回归,仍可通过叙事与回忆在情感中“归家”。

## 五、结语

华侨华人绘本中的“家宅”意象已远远超越了其为物质容器的功能,被赋予了深刻的人性价值与情感意义。家宅不仅是记忆存储之所、抵御外力的庇护空间,更是一种凝聚身份认同与文化想象的精神装置。在曾经保护的所有家宅的回忆,及曾梦想居住的所有家宅类型中,绘本叙述讲述者和观看者都可以在创作和阅读的过程中得到一个属于内心并且具体的本质来证明所有受到保护的内心空间形象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家宅因而成为一种超越物理维度的诗性空间,它既承载了角色的命运轨迹与情感世界,也反映出创作主体对“中国形象”的深层理解与想象。将叙事扎根于华侨华人的真实经验,有助于塑造更有血肉、更富感染力的中国形

象,并推动“家宅”意象向更多元、更纵深的方向发展。

未来,通过构建以“家宅”为主题的文化绘本体系,创作具有中国精神内核的图像叙事作品,不仅可以拓展家宅在跨文化语境中的表达外延,也能借助共通的情感结构,引发不同文化背景读者的共鸣与认同。绘本也因此成为跨文化对话的媒介,在承载中国人“家”观念的同时,实现中国故事的有效传播和中国文化的“出圈”与“出海”。

## 【参考文献】

- [1]徐娜娜. 先秦时期的家庭观念与家庭教育 [EB/OL]. (2022-09-07) [2025-07-31]. [https://www.ccc.org.cn/art/2022/9/7/art\\_55\\_42636.html](https://www.ccc.org.cn/art/2022/9/7/art_55_42636.html).
- [2]晋皖籍侨胞“倍受鼓舞、催人奋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EB/OL]. (2020-10-20) [2025-07-31]. [http://cpcc.china.com.cn/2020-10/20/content\\_76823508.htm?f=pad](http://cpcc.china.com.cn/2020-10/20/content_76823508.htm?f=pad).
- [3]孔飞力. 他者中的华人 [M]. 李明欢,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
- [4]王赓武,林娉婷. 王赓武回忆录:下卷 [M]. 林纹沛,夏沛然,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
- [5]杨志成. 爸爸造的房子 [M]. 阿甲,译. 武汉: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21.
- [6]石慧敏. 诗意的栖居:探析罗伯特·弗罗斯特诗歌的家宅意象 [J]. 今古文创,2020(11).
- [7]Paul Éluard. Dignes de vivre [M]. Paris: Julliard, 1941.
- [8]潘祥辉,孙一鸣. “诗意地栖居”:城市楼盘命名中的传播景观解读 [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

责任编辑:魏乐娇

# The “House” Imagery and Nostalgic Imagination in Overseas Chinese Picture Books

HUANG Xiao-min

(Liming Vocational University, Quanzhou 362000, China)

**Abstract:** Under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s, the “house” imagery depicted in overseas Chinese picture books transcends its material function as a mere container, embodying profound humanistic values. Through the imagination and portrayal of the “house”, these picture books not only reflect the creators’ perceptions and emotional projections of the Chinese image but also reveal their processes of experiencing and identifying with domestic spaces. Drawing from Gaston Bachelard’s *The Poetics of Space*, which constructs a poetics of dwelling from phenomenological and symbolic perspectives through images such as the house, drawers, and corner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humanistic value of space. Utilizing Bachelard’s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visual and textual representations of the “house” imagery in overseas Chinese picture books, interpret the cultural and emotional connotations embedded within, and further examine the imaginative functions and memory-sustaining value of domestic spac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xt and image. In doing so, it seeks to reveal the unique perceptions of home and nostalgic experiences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Key words:** nostalgia narrative; overseas Chinese picture books; house imagery; *The Poetics of Space*; *The House Baba Built*; *Watercress*